

女人的世界

——外国女性电影故事选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6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的世界:外国女性电影故事选编/中国电影出版社
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ISBN 7-106-01113-4

I. 女… II. 中… III. 电影文学,外国-故事-选集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0938 号

女人的世界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插页:4

字数:274000 印数:2000 册

1996 年 6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113-4/J·0555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前言	(1)
卡黛	(1)
似是故人来	(18)
塞尔玛与路易丝	(36)
小妇人	(52)
汉娜姐妹	(64)
母女情深	(79)
索菲的抉择	(96)
女稅务官	(119)
当歌女的母亲	(136)
天国的车站	(154)
玛丽亚·布劳恩的婚姻	(173)
丧失名誉的卡塔琳娜·布鲁姆	(187)
薇罗妮卡·福斯的渴望	(206)
克里斯塔的第二觉醒	(222)
普通的故事	(237)

特丽丝丹娜	(249)
神经近于崩溃的女人	(271)
被遗弃的人	(292)
乡村女教师	(308)
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	(322)
奇怪的女人	(340)
五个夜晚	(356)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370)
个人问题访问记	(382)

卡 黛

澳大利亚安东尼·巴克利制片厂出品(1976年)

编 剧：安·巴克利

导 演：唐·克伦比

主要演员：海伦·莫尔斯（饰卡黛）

—

1925年，远在地球南端的澳洲照样没能幸免逐渐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黄昏，在悉尼市达林赫斯区的一条街道上，行人稀疏，只有一匹老马拉着一辆旧式马车疲惫地慢慢行走着。远处传来有轨电车的叮当声。

一位年约25岁的少妇等那辆马车过去后，步履匆匆地穿过马路朝门外挂有传统三球商标的一家当铺走去。她走过那家当铺门口，装作路过的样子，走过两步后却又返身推开当铺大门，走了进去。

店里挤满了人，叽叽喳喳地不知在说些什么。少妇目不旁视，径直走向昏暗的柜台前，默默地取下手指上的那枚钻石订婚戒指。站在柜台后面的老板又矮又胖，脸上毫无表情地把少妇递上去的钻石戒指拿到灯下，仔细看了看。他口气平淡地问：“你打算当多少钱？”“三十镑。”“不，十八镑。”少妇听了有些气愤地说：“它可值三十多镑呢。”说着，伸手去取戒指，“我到别处去问问价。”

当铺老板用手按住戒指，很快地说：“我告诉你吧，你要不到更高的价，就是这十八镑，也是我给的优惠价。你听我说，我

出价十八镑是不赚钱的。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帮助你啊。”少妇犹豫了。她望着老板手下的戒指，又低头看了看柜台，猛地抬起头，叹了口气说：“那就这样吧，我卖了。”

她揣上十八镑钱，心里沉甸甸的仿佛作了什么亏心事儿似地离开当铺，走上归途。天色更黑了。她加快步伐走到下一个街区，拐进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房，这时天已全黑了。她刚进楼门，就听见女房东怪里怪气的叫声：“哎呀，卡黛，你还知道回来呀！”说这话的女人满头卷发，“你的那两个小仔子早就嚷嚷饿了，吵得我连晚饭都吃不下。”卡黛也不搭话，赶紧到后面她住的那间小屋里去了。背后这时仍传来女房东的大声抱怨：“我早就说房子不租给带小孩儿的单身女人。果然就是事儿多！”

卡黛进得门来，屋里一片昏暗，只有街灯的微光透过窗户透射进来。她发现她那五岁的儿子还呆呆地坐在双人床上，而三岁的女儿躺在他身边靠墙的里面睡得正香。她心里不禁一阵酸楚：“特里，你怎么还没睡呀？”特里求救似地望着卡黛，小声说：“妈妈，我睡不着，有虫子咬我。妹妹刚才还在哭呢。”

卡黛打开电灯。屋里除了一张旧双人床和放在墙角处的一个行李包，一无所有。墙上处处是剥落的墙皮，地上铺着油毡。卡黛看见特里伸出的小腿上满是虫咬蚊叮的红肿块，掀开床毯一看，发现几个棕色的臭虫正匆忙地爬向床头。卡黛立即抱起孩子，把他们放到油毡上。“不成，绝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她当即做出搬家的决定。

两天后，卡黛左手拉着特里，右手抱着安走下电车，按着报纸上的广告沿街来到一座住宅前。宅前的栅栏上果然粘着一张字迹粗糙的告示：“房屋出租”。这所出租的宅子是一幢年久失修的破旧单层住房，房后的花园显得很是荒芜，一看就知道是很久没有修剪了。特里手扒栅栏用好奇的眼光贪婪地往里面张望着。这时，忽然听见里面有鸡的叫声。两个孩子一下就兴

奋起来了。

卡黛上前叩门。约莫一两分钟后才有一个中年妇女打开一个门缝。她见是个带有两个小孩儿的女人，便说：“我是诺里斯太太，您是来看房的吗？”卡黛点点头。诺里斯太太大开了一下门，等他们进去后又关上。

卡黛带着两个孩子站在诺里斯太太引他们进来的房子中央环视四周。房间很破旧，但比她要搬离的那间大一些，房内的家具也多一些。诺里斯太太一边手拉着门把，一边说：“房租每周一镑，可以使用厨房，但不准带男客来访。”卡黛马上接住她的话说：“别担心，我是没有男朋友的。不过，……孩子们能不能到院子里玩耍？”“只要他们不胡闹。我丈夫在后院种了菜，品种有好几样，你买的话，可以很便宜。”“好吧，”卡黛说着摸出一张一镑的钞票递给她，“这算是第一个星期的房租。明天我们就搬来。”诺里斯太太迅速伸手接过那张钞票，脸上的表情立即变得友好起来。

二

身穿外套、头戴帽子的卡黛步履凌乱地穿过坐在走廊两旁长凳上的年龄不同、身份各异的男男女女，走出楼门。当她把身后的门关上来到外面的大街上后，背靠在写有“马克斯职业介绍所”字样的墙上，先自我镇静了几秒钟。她双颊微泛红晕，使她增加了几分艳丽。一个倚在墙角的矮个子男人指着她手中的报纸，上前搭讪，笑道：“小姐，您看完了吗？”卡黛带着欣喜的笑容把报纸扔给他，说：“希望它也给你带来好运！”

现在，卡黛来到沃夫区的斯维尼酒吧当了女招待，她总算找到一个可以赚钱养孩子的工作了。她以自己姣好的容貌先是赢得职业介绍所的好感，又加上她结婚前曾经干过这种工作，取得店主斯维尼太太的信任，百里挑一地谋得这一职业。可是，当

她真的进到店里面干起来的时候，毕竟显得生疏了许多。

此刻，卡黛正在柜台里忙碌着。一个男子来到柜台前，叫道：“喂，小姐，快上一杯啤酒来。”卡黛转身朝后墙搁板走去。搁板上各种酒名目繁多，她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她正想伸手去取一只瓶子，乔西却说：“妹妹，是旁边的那一瓶。”乔西也是酒吧女郎。她伸手拣了另一瓶递给卡黛，说：“瞧，这才是掺柠檬酒用的烈性黑啤酒呢。”

卡黛把烈性黑啤酒掺进已盛有半杯柠檬酒的杯子里。她斟酒不熟练，黑啤酒不遂人愿，总往外溢，溅湿了她的衣袖。两个男人在柜台边幸灾乐祸地注视着她的窘态。要酒的那个男子有点儿不耐烦了：“嘿，瞧你，是怎么搞的！”

当她用启子开瓶盖时，感觉到全店里十几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没有人表示同情，表示体谅，有的人逗乐，有的人皱着眉头，有的人冷眼旁观。大家知道她是新来的。

酒吧间谈话声，大笑声，酒杯相碰发出的玻璃声，招呼添酒的大呼小叫声，混成一片杂乱的喧哗。上这个酒吧里来的顾客主要是做工的工人。男人们三三两两站在柜台边，边饮边笑谈着。他们有的喝完酒就走了，有的则是来泡馆子的。顾客你来我走，终日不断。

卡黛打开一瓶啤酒，像肥皂泡一样的泡沫往外直流。一个男人打趣道：“今天一定是洗衣服的日子。”男人们纵声大笑。一个顾客瞅着卡黛，也不说话，把一个空了的烟盒纸沾在嘴角上，同时打开他的烟袋。卡黛把一瓶啤酒放到他面前。这个顾客从唇边取下烟纸，把它折成蝶形领结，用舌头舔湿，再用两个手指夹住它，轻轻贴在玻璃杯的边缘，然后往后仰着身子欣赏他的“杰作”。他周围的人顿时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卡黛面对这个场面不知如何是好，神色很是拘谨。这时乔西小声对她说：“妹妹，笑笑呀！一笑，便来小费。”可是卡黛一时怎么也笑不

出来。

这时，一个满脸酒气的男人朝柜台走来，对着卡黛用挑逗的口气说：“来一品脱黑啤！”卡黛开瓶时，他的两眼上下不停地打量着卡黛。他向前探着身子斜倚在柜台上，以一种亲昵的却又故意让旁人听得见的语调轻声对卡黛说：“美人儿，听我说，一个晚上你要多少钱？”卡黛把啤酒往他面前一推，斥责道：“回家问你老婆，她值多少钱，问你女儿更好！我和她俩的价钱一样！”可以看得出这个家伙被激怒了，但在旁边两个顾客的嘲笑声里，他又不便发作，讨了个没趣，只好恨恨地走了出去。乔西瞅在眼里小声称赞道：“卡黛，你说得好！真解气！”

三

卡黛从到这家酒吧间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受到比她大几岁的乔西的照顾。她们遭际相同，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不出一个月，卡黛在店里接送送货的马车、洗涤杯盘、開箱开瓶、招待来客，斟酒上菜，都已经干得相当熟练了。孩子们虽然还太小，却也相当懂事。卡黛每天早上出门都要重复这些叮嘱：“特里，你已经五岁了，一定得照看好妹妹，必须像一个真正的大男人一样。妈妈去上班。不挣钱咱们三个人怎么活下去呀？”小特里虽然心里满是不愿意，每天还是点点头，默认了妈妈的教诲。他带着安在小院里玩耍，一步也不走出诺里斯家的小院儿。他最喜欢诺里斯太太养的那些小鸡，可从来不让小妹妹用手抓它们。说实在的，一个五岁的男孩儿能够做得这么成功，真是太难为他了。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两个月后的一天，卡黛下班后拖着疲乏的步子刚刚迈进大门，就见诺里斯先生从通道那头的厨房里走了出来。他的太太紧随其后。他俩显然已经等候卡黛很久了。诺里斯先生穿着背带裤，裤腿肥大地下垂着，显得邋邋不堪，但

样子满和善。他客气地对卡黛说：“马什太太，我找您说几句话好吗？”卡黛朝他们走去，心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便问：“当然可以，有什么事儿吗？”“是您的孩子的事，马什太太，十分抱歉，是这样的……”诺里斯太太不等丈夫说完就说：“那是因为我的疏忽才造成的，事情是这样的：您的孩子今天把鸡场的门打开了，所有的鸡都跑了出来。”

卡黛早就觉得自己去上班把孩子整天闷在这么一个小院子里，终究不是个长久的办法。于是，她便很痛快地答应诺里斯夫妇“为孩子另做安排”的要求。第二天，她把两个孩子在小屋子里关了一整天，晚上下班后径直来到街区教堂旁边的牧师住处。

卡黛伸手推牧师住所的大门，欲推又止，犹豫了片刻。她抬头望着隔壁的教堂。那哥特式建筑物在黝黑的夜空映衬下显现出黑沉沉的轮廓，仿佛张开的大嘴，令卡黛望之生畏。她又瞧瞧牧师的住所，从它的窗口射出的灯光在黑暗中十分明亮，仿佛一道希望之光，特别诱人。卡黛鼓足勇气，一把推开大门，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了进去。

庆幸的是，这个三十来岁的牧师是个真正的神职人员。他非常同情卡黛的难处，虽然像她这样的人家在这个教区里比比皆是。在牧师的安排下，送孩子进保育院的事办得之顺利大大出乎卡黛的意料。保育院回话说他们本周就可以收下这两个孩子。他们考虑到卡黛的支付能力，除膳费外只象征性地收几个先令的管理费。因为这个教区的大多数人都很穷，家里人口又多，并不指望让孩子受到多好的照顾。

卡黛得到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她那满脸的愁云立即变成了晴空，肚里的磐石一下就落了地。在一个像她的心情一样晴朗的日子，卡黛领着特里和安来到儿童保育院。来之前，她先给安买了一个布娃娃。

儿童保育院是坐落在美丽的草坪中的一幢旧式大宅院。一群小姑娘在草坪旁做游戏。卡黛带着特里和安与女总管站在前门的入口处。安抱着那个布娃娃，卡黛悄悄松开拉着安的手，女总管的手悄悄拉住孩子的手。安正兴致勃勃地看着那些小姑娘们做游戏。

女总管朝卡黛看了看，卡黛知道这是示意她可以离开了，便拉着特里放轻脚步走向通往男孩区的路。门，及时地在他们身后闭上了。她只觉得一股气从胸底直冲上咽喉，顿时感到憋得难受。瞬间，她已带特里走进了男孩区的总管办公室。

特里的小手紧紧地拉住卡黛衣裳的下摆。他神情紧张，两眼不住地瞧着自己的双脚，听大人用压低的声音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他听见女总管说：“……什么时间都行，不过我们喜欢确定个日期……最好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又听见妈妈的声音：“那就星期天吧，我星期天休息。”“那就这样定了吧，马什太太，”女总管站起来摆出送客的架势，“我想特里在这儿一定会过得非常愉快的。”

卡黛欲离去，突然感到特里拉得她更紧了。她突然俯下身子吻了一下特里，趁他松手的一刹那起身快步冲出门外。她走出很远后，耳边还回响着特里带着哭声的叫唤：“妈妈，不要丢下我呀……”卡黛一阵眩晕，伏在墙上，失声痛哭……

四

屋外的雨点不断飘洒进窗户，空气清冷。卡黛坐在床沿，乔西一时语塞。卡黛是过来跟她道别的。自打孩子有了安顿的地方后，她就退了诺里斯家的小屋来到乔西的住处，在她住房的对面屋里住了下来。时光如流，她们在斯维尼酒吧的工作倒也过得去。可生活并不总是平静的。这不，前不久发生了一桩她们原本以为是个转机的事，反倒叫卡黛不得不离开斯维尼酒吧，

另寻饭碗了。

这事总有两个月了罢。卡黛清楚地记得，那天一个男子——后来知道他叫特德——开着一辆凯迪拉克高级轿车在酒吧间门口停下来，径直走进大门。卡黛一抬头，正好跟特德打了个照面。特德猛一见到这么漂亮的一张女人脸竟在原地呆站了几秒钟。他穿一套合身的制服，英俊得像个运动员，但脸上已显出酒色过度的征兆。他稍做镇静来到柜台，把帽子往后一挪，斜倚在柜台上继续以欣赏的目光盯着卡黛。卡黛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下，不禁又抬起头来望了他一眼，继而不由自主地嫣然一笑。她不能不为这个彬彬有礼、相貌出众的献媚者怦然心跳。

卡黛对特德可以说真的是一见钟情。但不数日，当特德邀请她坐他的车去兜风时，卡黛还是辞谢了他的好意。她这天夜班从酒吧间走出来到街上，忽然听见特德在她背后说：“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呀？”卡黛回头，特德已经双手托住了她的腰。卡黛半推半就地上上了凯迪拉克，特德坐在驾驶座上深情地说：“我想还是直说了罢，卡黛，我爱你。我一见到你，就爱上了你。”卡黛犹犹豫豫地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刚要开口，特德已经迅速地探过身体很在行地吻住了她的双唇。卡黛先是大吃一惊，但随着特德热烈地长吻，她舒缓了，重新领略着已经久违了的那种欢乐。

这一切乔西已经详知。乔西告诫过她要谨慎：“男人里没有几个好东西。”果然，在长久的沉默之后，乔西问她为什么要跳槽，卡黛吐出真言：“主要是为了特德。我在斯尼维呆不下去了。”

乔西好像未卜先知似地说：“一定是他又有了新欢吧，真快啊。”

“不，”卡黛简略地说：“不是有了新欢，而是我发现他还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找到我，大哭大闹了一通。”“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为了孩子不得不另找工作。我已经说好了一个更

合适的去处了。”

“那就好，”乔西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用另一种口吻对卡黛诉说道：“妹妹，我去年在你来之前曾经怀过孕。”“啊，”卡黛有些吃惊，乔西自言自语地往下说：“孩子后来死了。我总是骗自己，说那个海员会回来接我们。我还真以为他会来接我呢。但他一去就没有了音讯。他的船年初回来过一次，他不在上面。他的朋友们什么都不告诉我。他们说这是同事们之间的义气。”乔西说不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又说：“妹妹，我们要警惕啊。你的前夫马什比我遇见的那个流氓强多了。可是，”她稍停了一下继续说：“你得跟他办了正式的离婚手续才成，总这么拖着怎么行啊。”卡黛委屈地解释道：“我是恨法院把孩子判给他们那家人。”

深夜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车铃声，惊醒的孩子在哭。卡黛急忙告辞，回到就在对面的自家小屋。

五

卡黛委身于彼德虽然不像认识特德那样快捷，但也够贸然的。她认识他完全出自偶然。

她一离开斯维尼，就来到位于市中心的这家大饭店继续当女招待。这里的顾客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个小酒吧，大都是一些生意人。他们衣着讲究，举止文雅，派头也大。女招待们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一看就知道是凭着她们的姿色入选的。饭店老板的口头禅是：“姑娘们，我看你们的裙子要短些再短些，因为这样才有好生意。你们知道吗，男人就爱看你们优美的大腿！”

卡黛入乡随俗，当然不敢例外。几个月顺利地过去了，一天下晚班在女招待的更衣室里，跟她在柜台的女招待莱斯莉招呼她说：“卡黛，今晚跟我一块儿到制衣厂找个朋友去参加

个聚会，好不好？你也该到外面转一转，见见世面，找点儿快乐嘛。”

于是，卡黛随她来到制衣厂。莱斯莉去找她的朋友，卡黛便坐在大门口过道上的一张条凳上等她。下工的女工们三三两两结伴走过。这时，一个男人从里面出来，他见到卡黛便停下步子，稍稍迟疑了一下，问道：“小姐，用我帮忙吗？”

这个人英俊潇洒，身穿晚礼服，说话带着外国腔，略带黝黑的脸显得很健壮。他说话彬彬有礼，有一种欧洲人的气质。卡黛没想到他会来向自己打招呼，一时竟涨红了脸，忘记了答话。后来，在当晚的聚会上，她又看见了这个男子。聚会来的人不少，也颇热闹。回荡着不知叫做什么的乐曲的空气却让人觉得有些俗气。卡黛目光示意坐在身旁的莱斯莉，小声问：“那位漂亮的美男子是谁？”“噢，他呀，是制衣厂老板彼德。”“他是个外国人？”莱斯莉递给卡黛一杯甜酒，然后边给自己配制饮料边说：“对，是希腊人。”卡黛禁不住又问：“你认识他吗？”莱斯莉诡黠地一笑：“不认识。厂里的姑娘们都喜欢他。我的那位朋友就是他厂里的工人。几年来她一直想嫁给彼德，结果还是没能如意。”说到这儿，她看了看四周，附在卡黛的肩头悄声说：“怎么，你看上他啦？”卡黛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羞涩的神情。

由于卡黛对彼德首先有了好感，所以当彼德鼓起勇气回过头来到大饭店找她的时候，卡黛点头默许了接受他外出散步的邀请就毫不奇怪了。

不久，湿润、闪光和坚实的海湾沙滩上每晚都留下长长的两对脚印——男人的皮鞋和女人的高跟鞋。卡黛和彼德几天来差不多每晚都来漫步，先从远离爱情与婚姻的话题谈起。

彼德告诉卡黛：“我们这些人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来的：既然移居异国他乡，就一定得找到一种体面的生活。”“那你为什么选择了我们澳大利亚？”彼德停下步子，眺望着海湾夜色中的远

景，说：“我有一个在这儿的朋友写信告诉我，澳大利亚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来澳大利亚吧！”

卡黛爽朗地大笑起来。彼德扶着她的肩头，一起坐在一只扣在沙滩上的渔船上，继续说：“我终于见到了它是个天堂——就是你这个美丽的澳大利亚女人！”卡黛抿一抿嘴角：“那，地狱呢？”彼德耸耸肩，做了个鬼脸：“刚来的时候可真难混啊。很多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外国人，尤其是对我们肤色浅黑的南欧人……”

后来，彼德自然而然谈到他的创业经过。他说是受排挤和受歧视促使他奋发图强，自己动手办起工厂，当上了老板，终于站稳了脚跟。卡黛听着，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们的话题最后才切到爱情和婚姻。彼德忽然谈到“我的妻子”，卡黛不动声色地听他说，“不愿跟我来。你可能还不知道，在我们希腊婚姻全是父母包办的，我跟她结婚前根本就不认识呢。我在这儿立稳脚后，她曾同意来看看，可是去年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家里人反对……我一直给她寄钱回去。”

他们离开沙滩后过了几天，彼德带卡黛去过一次悉尼希腊人俱乐部。卡黛在那儿快活的气氛中情绪极佳。彼德拿起差不多要空了的酒瓶一半倒给卡黛，一半倒给自己，半开玩笑地说：“希腊男人如果把瓶里的一半剩酒分给一个女人的话，那就是他向这个女人求婚的表示。”卡黛只是含笑地听着。

当卡黛告诉彼德她并不是一个人而是还赡养着两个孩子时，他的反应是强烈的，但绝不故作。惊讶之余，他用赞叹的口气说：“卡黛，赡养两个孩子，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

卡黛耸耸肩，摇头表示不能苟同：“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托放在保育院里，我每个星期天去看他们一次。”彼德把手从桌面上伸过去，放在卡黛的手上，两眼盯着她，目光里充满赞美甚至崇敬的意思。他点点头说：“我爱孩子，接他们出来玩

吧！”

就在这个周末，悉尼动物园里，他和卡黛带着特里和安过了一个有游戏也有野餐的星期天，完全像一个洋溢着天伦之乐的四口之家。整个一个夏天的周末，他们都是这样度过的，虽然他俩谁也想不到一个巨大的障碍即将降临到他们中间……

初秋的一晚，卡黛和彼德刚从外面回到彼德租下的一套华丽的住宅。卡黛直接走向客厅，去脱衣帽，彼德却首先发现地上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一份电报。他急忙拆开，匆匆浏览过后脸上腾起一层愁雾。他手捏电文来到内室递给卡黛：“你看，我父亲病了，他要我立即回雅典照料他的商店。”已经注意到他的神态的卡黛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心一下沉了下去。她两眼发愣，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当夜，彼德躺在床上不停地亲吻着卡黛。卡黛心事重重地问他：“你一定非得走不可吗？”彼德半是自白地告诉她：“父亲和家庭对我有恩，为了经商俸养双亲，我必须回去。一年后，也许用不了一年，我就回来。”

卡黛打断他的话：“你会和她重归于好！”彼德非常严肃地回答道：“卡黛！”他双臂紧紧地搂住她，“你不只是一个和我睡觉的女人，我爱你，我还要娶你为妻。我已经给她——我妻子写了信，告诉她我要跟她离婚了。”卡黛挣脱开他，把头扭向另一边说：“假如她不同意怎么办？那得等多少年？！”彼德搬过她的肩：“你怎么这么悲观呀？”“不，我一点儿都不悲观，我这个问题最现实。”“好吧，”彼德说，“我走后，你也准备准备你的离婚手续吧，咱们俩同时把事情办利落了。这还不现实吗？”

夜深了。彼德已经入睡，卡黛圆睁双眼，泪水从眼角滴下，滴到枕头上。